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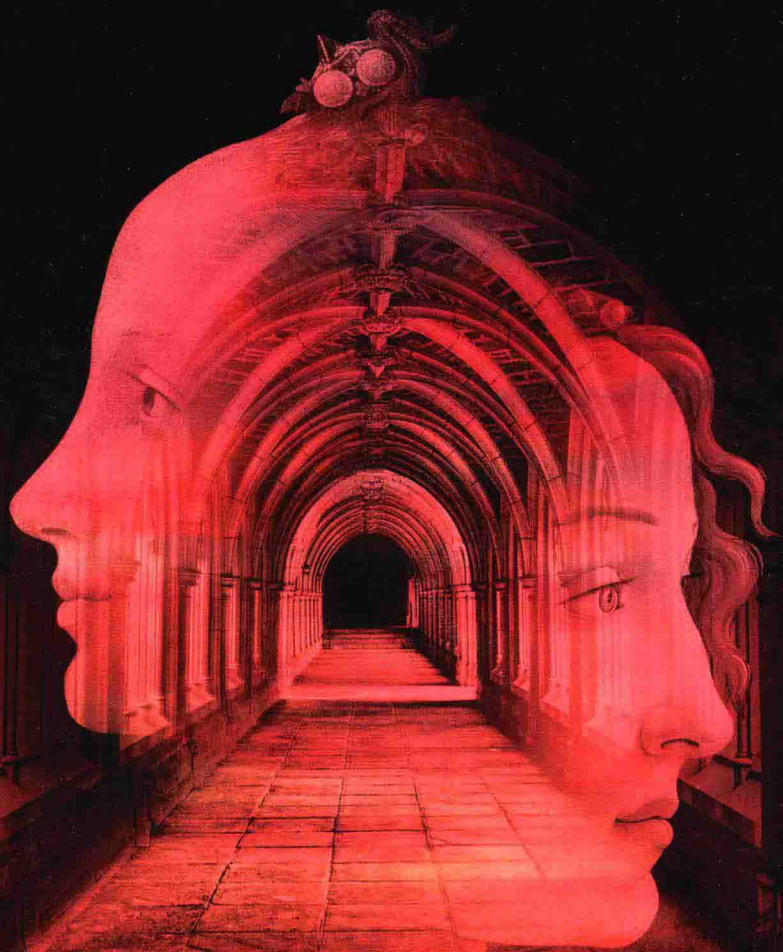
THE LAST BOW OF FIRENZE

佛罗伦萨的最后致意

「圣殿变成了兽窟，法衣也变为装满罪恶面粉的麻袋」

深藏地底的静谧，被贪欲裹挟，沦为人间炼狱

跨越五个世纪的等待，不为重见天日，只为守护秘密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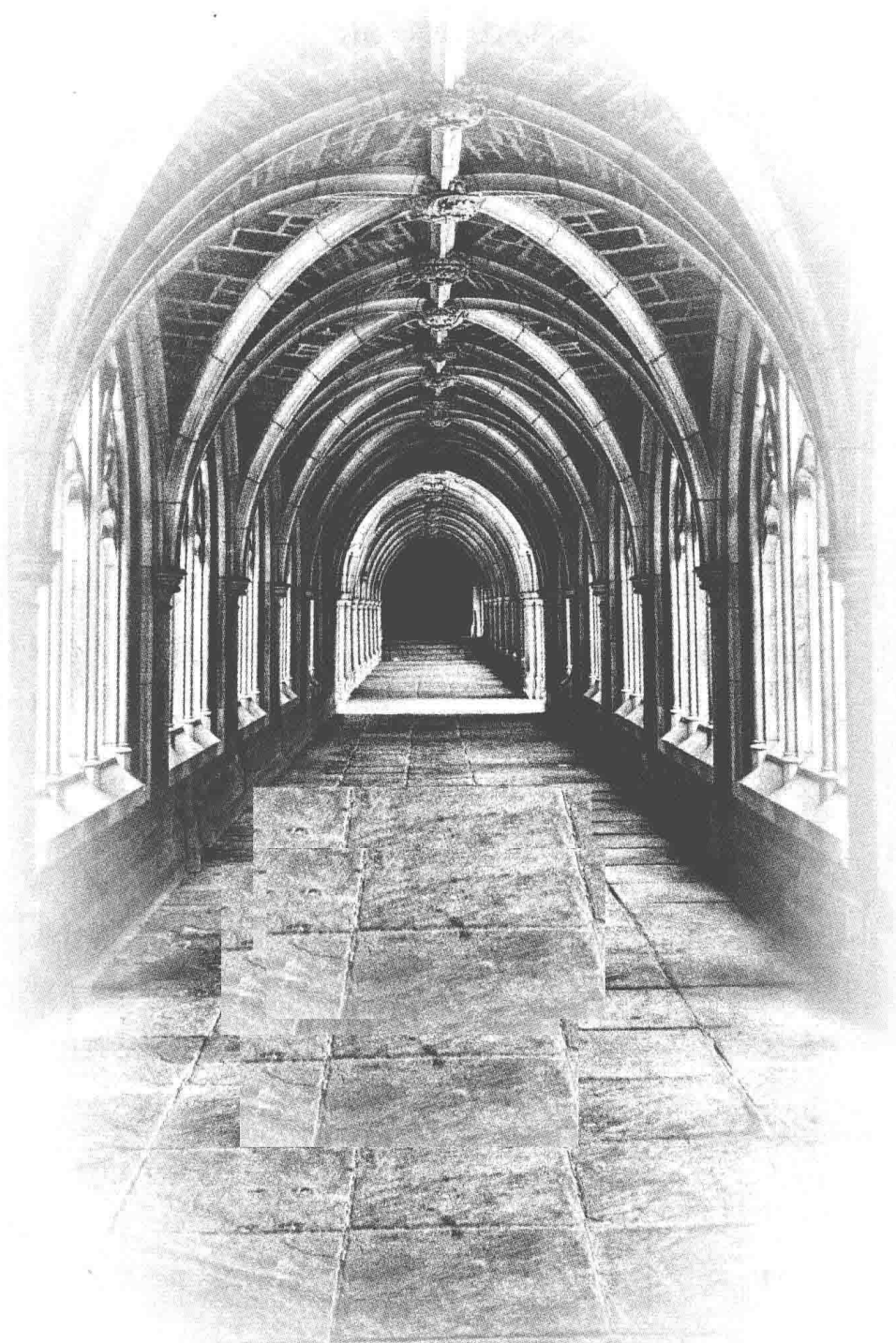
陈唐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LAST BOW OF FIRENZE

佛罗伦萨的最后



陈唐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罗伦萨的最后致意 / 陈唐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220-10246-2

I. ①佛…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3870 号

FOLUOLUNSA DE ZUIHOU ZHIYI

佛罗伦萨的最后致意

陈唐 著

选题策划

周裕昶

责任编辑

张丹

版式设计

张妮

封面设计

袁莹西

责任印制

王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40mm

印 张

27.75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246-2

定 价

49.8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第一章 苔 丝 001

第二章 夏 娃 006

第三章 见 鬼 012

第四章 陈 唐 017

第五章 少女画像 022

第六章 迷 雾 026

第七章 西蒙内塔 031

第八章 恐吓信 036

第九章 悬而未决 040

第十章 新发现 044

第十一章 七 楼 048

第十二章 1990 年的自杀案 051

第十三章 密 道 055

第十四章 跟踪者 060

第十五章 迷 宫 064

第十六章 借刀杀人 068

第十七章 地 狱 072

第十八章 死亡神曲 077

第十九章 神秘人 081

第二十章 画 室 085

第二十一章 山 川 089

第二十二章 偷窃者 094

第二十三章 洛伦佐的墓地 098

第二十四章 山雨欲来 102

第二十五章 被杀的小偷 105

第二十六章 心 魔 108





目录

第二十七章	绑 架	112	第四十章	逻辑问题	161
第二十八章	火 葬	115	第四十一章	不是幻觉	165
第二十九章	隐藏的记忆	118	第四十二章	暗流涌动	169
第三十章	突 变	121	第四十三章	羊皮纸地图	173
第三十一章	危 机	125	第四十四章	餐桌谈密	177
第三十二章	谋 杀	128	第四十五章	神秘袭击	182
第三十三章	凯 斧	132	第四十六章	陌生来者	186
第三十四章	老别墅	136	第四十七章	转 移	191
第三十五章	机 关	140	第四十八章	荒野梦魇	195
第三十六章	另一个大厅	145	第四十九章	重 生	200
第三十七章	智慧的艺术品	148	第五十章	间 谍	204
第三十八章	坑 底	153	第五十一章	信件真相	209
第三十九章	秘密组织	157	第五十二章	可读芯片	214



第五十三章	与凯爷的协议	218
第五十四章	高速惊魂	222
第五十五章	上 岛	225
第五十六章	追 击	231
第五十七章	老大爷	237
第五十八章	夜半惊魂	242
第五十九章	卡 丘	247
第六十章	海军司令部	252
第六十一章	连环套	256
第六十二章	决 裂	260
第六十三章	墓地对峙	264
第六十四章	第二张羊皮纸	269
第六十五章	神出鬼没	275

第六十六章	尼可的痕迹	280
第六十七章	孤儿院	283
第六十八章	被还原的相片	288
第六十九章	再见秘密画室	292
第七十章	宫殿全景图	297
第七十一章	南 洋	301
第七十二章	失 忆	305
第七十三章	赴 险	310
第七十四章	死亡深渊	314
第七十五章	画像代码	317
第七十六章	胡凯的目的	321
第七十七章	又一具尸体	325
第七十八章	石门开启的方式	329



目录

第七十九章 未知区域	333	第九十章 隐藏于万象	384
第八十章 判断	338	第九十一章 胡凯的秘密	390
第八十一章 暗箭	341	第九十二章 家族史	394
第八十二章 生死之间	345	第九十三章 杀人陷阱	399
第八十三章 死角	350	第九十四章 中国墓葬	404
第八十四章 移动通道	354	第九十五章 被操纵的人生	410
第八十五章 二十五年前的真相	359	第九十六章 “宝葬”	414
第八十六章 红宝石戒指	364	第九十七章 游戏结束	420
第八十七章 熟悉的失踪者	369	第九十八章 历史玩笑	424
第八十八章 交易	374	第九十九章 跨年	431
第八十九章 西木	379	第一百章 希望	437



我在阿尔彼兹细窄的长街上有一间古董铺，它和所有的古董店一样缺乏光线和亮度。里面高度密集，大大小小的古董货堆满整个房间，只剩半张被高脚柜挡住的桌子，我用来放电脑。

每天这条街的行人特别多，他们大多都不是来光顾我的。他们往前走，进时装店，进隔壁两家相邻的首饰店，进街角的咖啡店。每到下午四点，我街对面那家古董店的老板，叫姜卡罗，总会不厌其烦地走出他的店铺，赶走几个坐在他门口台阶上抽烟的年轻人，骂上几句粗话：“他妈的！现在哪里还有人懂艺术！”当然，他并不是愤青艺术家，只不过是店里没生意。他祖上五代都经营这家古董铺，到了他这一代，气数也差不多了，他本来一直抱有卖掉店铺，搬去别的城市的想法，结果有一次山上地震引发的小余震把铺子里的祖先照片震了下来，他爷爷的照片就正好砸在他脑袋上。从此之后，他彻底甩掉了卖铺子走人的念头，他认为自己如此不积德的念头迟早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人待在一处容易产生被困住的怨念。因为他们不像我，他们也不是我。我买下并决定蹲在这间古董铺子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卖古董。

我是一名侦探。而这条街上的人总有生意给我做。

比如，楼上左转第二户的齐飞太太总愿意出重金找她那只三天两头走失的老猫；四楼右转第一户的菲利普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找我去跟踪比他小二十八岁的老婆，看看是不是在外面有野男人；七楼最大的那户住着日本山口先生的情妇，是个俄罗斯女郎。她刚收到山口先生送的一枚红宝石古董戒指，又一不小心掉到了楼下。她来找我的时候穿一件蕾丝花边的半透明睡衣，画着极为精致的浓妆。涂了艳红色指甲油的手指间，夹了一根细长的女烟。

“你就是开古董店的那个中国人？”她斜睨了我一眼。

“对，我叫李如风，你可以叫我风。”

“你长得不错。我叫¥@%#。”

“呃……”我大概知道她讲了一个俄语名字，但是我一个音都没有听清楚。

“你可以叫我夏娃。好了，我们入正题。听着，风。那天我的红宝石戒指掉下楼之



后，我预测它是掉在了楼下某户的阳台上。”

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非常自信地说：“我看到了它掉落的弧度，根据声音判断，应该没落到楼底下去，而是落在了某一楼的平台上。”

“你确定？楼下找过没有？”

“找过了，”她说，“而且我判断应该是落在了四楼的平台上。”

我心说你这么神还来找我干吗？我抬起头来，换了个端正的姿势对着她，继续问，“你怎么知道在四楼，也是声音判断？”

她忽然抿嘴一笑，像是感应到了我内心的吐槽，“我要是这么神，那还找你干吗？呵呵。因为我一家一家敲过门都寻过阳台了，唯独四楼那家二夫人不愿意让我进房子。肯定是她找到了戒指，不愿意让我发现，所以连家门都不让我进。你知道的，她家老男人是个很抠门的人，虽然钱不少，但貌似什么正经的首饰都没有给她买过。你看那个小姑娘，嫁了老头子三年多了，一身乡土气息依旧摆脱不掉。”

我知道她说的那个“二夫人”就是四楼菲利普先生那个小他二十八岁的太太。因为菲利普是二婚，年龄差距又大，所以周围很多人都私底下把那个小姑娘称为二夫人。

我对于她这样的推测有点哭笑不得，女人就是相对主观。我说：“你怎么就觉得是她捡到了呢？任何一家都有可能捡到你的戒指，收起来再大大方方让你进门，看看早就空了的阳台啊，她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不让你进屋子啊。”

她若有所思地低头，又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信我，直觉。”然后她突然站起来，解开了睡衣上面的两颗纽扣。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这怎么回事？难道她打算不给钱要肉偿？这……不划算啊……那个山口不像个好人，搞不好被他知道了，我就只能等着被他撕碎了。不过她的身材倒是真的挺好的，那对傲人的“珠穆朗玛”此刻正在她解开了两颗扣子的半透明睡衣中忽隐忽现，那雪白的肌肤……我不自觉地吞了几下口水。

还没等我从脑补中自我解放出来，只听“唰”的一声，眼前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已经把扣子重新扣了回去，而在我视线中多了一叠紫色钞票（注：最大面值的500欧元）。我粗略一扫，怎么说也有十来张。

“给我把戒指找回来，这些是预付款。”说完她便走了出去。要不是听到门自己关上的声音，我还没回过神来。

乖乖，这是一桩大买卖。

我也没想到，我可以在同一个女人身上赚两笔钱，对于我来说这个姑娘才是我的财神爷。反正菲利普那个老头也是付了高额费用让我跟踪她的，我就可以顺带找找戒指是不是真如俄罗斯女人强烈的第六感一样，在这个姑娘身上。



苔丝，二十三岁。从个子推测她应该是北部人，身材纤细高挑，完全没有外国人个子一高就显得粗犷的骨架。光看体形就觉得她该是个容貌清秀的女人。此处没有反转，她长得确实很漂亮。整条街都知道。如果拿夏娃的美比作夏日里的鸢尾花——艳丽，那苔丝的美就是春天最早开的那棵白海棠——清新。你远远望着，都恨不能狠狠嗅上一鼻，感觉一下她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香味。我发誓，姜卡罗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她走过店门口时候，想办法偷窥一眼她的裙底。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嫁给比她大二十八岁的男人，或许是爱，或许不是，或许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但眼下这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我要做的是给我的委托人一个交代。

我要弄明白两件事：

第一：她有没有偷人？

第二：她是不是捡到了夏娃的红宝石古董戒指？

我跟踪了她一周之后，有了新的发现。她的生活基本上是很规律的：每天都在菲利普出门之后的两个小时左右出门，大概在十一点；在菲利普回家前两小时左右回来做饭，一般在下午五点。她回家的时候会带回来当天的食材，所以回家前她会去超市或者附近的菜市场。

问题就是十一点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她每天都会去一样的地方——瓦萨里（Vasari）长廊。这是一条并不对私人开放的国宝级别的艺术长廊，她每天都由内部员工通道进去，从不知道的地方出来。我把这个估算在有奸情的可能性范围之内。这么进出自如，如果不是在博物馆工作，那只能说有个跟她关系不一般的人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她既然不是去写生画画，也不是去工作，那去偷情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刚刚说到她每天都从不知道的什么地方钻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认识的都是博物馆的小喽啰，只能让我免费进进乌菲兹美术馆（The Uffizi Gallery），没人有权力把我放进瓦萨里长廊这种地方。我第一天就守在乌菲兹那条能进入瓦萨里长廊的通道口，我看她是从那里进去的，结果等到四点半都不见她出来。还好我机灵，之前对她回家的时间也有所掌握。我飞快地跑出去一路奔到古董铺，果然五点过的时候，我看到她出现在门口拿钥匙开门，手里拎着菜。看来她连菜市场都去过了，而我却把人给跟丢了。

第二天我学聪明了，看着她从相同的入口进去之后，我就回到广场上，坐在广场一侧的咖啡厅里等。果然，下午四点不到的时候，我看到她居然从老皇宫（Palazzo Vecchio）市政府的正门入口出来。虽然开了一家古董店，但我真是艺术上的门外汉，



你跟我说三分钟以上的文艺复兴我可以睡着给你看。所以瓦萨里长廊究竟有几个门，我是真不知道。现在看来老皇宫博物馆里应该有门，可能还不止一个。此后每天我都蹲在广场上研究她从哪里出来，她果然每次走出来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有时候是乌菲兹，有时候是老皇宫，有时候是边上的巷子。这让我有些抓狂。

今天下午夏娃来找我。她想知道我这一周的成果。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她说了一下我的发现，这对于她来说，应该算不上什么收获。她皱着眉头，我有点害怕她会怀疑我的能力而把尾款的数额降低，于是我竭尽所能把苔丝的行踪讲得特别悬疑。我说完之后，她想了半天，终于开口对我说：“你说得对，她有问题。我现在更加相信戒指在她身上了。”

哎，她这种确信倒像是在给我施压，假如我不能把那枚红宝石戒指从那个貌美的女人身上扒出来的话，那就是上帝叫我不再干这一行了，因为你的雇主跟你讲了十万遍的真理，你没理由最后去否定它，不然就是跟钱过不去。

晚上七点多，菲利普打来电话说他在米兰出差，明天才回来，让我晚上盯着苔丝。我不知道男人的第六感原来也这么准，在这通电话后不久，我看到苔丝出去了。

我刚要穿衣服跟出去，古董铺子就进来一个人。我本以为是客人，想随手打发走，结果来人是姜卡罗。

“我要出去了。你找我有事？”我平时跟他关系不怎么好，基本上属于不说话的那种，他从外表鄙视我开着古董店做这种生意，而从内心嫉妒我不被古董店束缚的灵魂，我觉得我站在他面前的形象总是特别伟岸。

“我刚看到苔丝了。”他脸色有些难看。

“对，她已经走很远了。”我着急跟上去，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在奔腾，心说你有屁倒是快放啊，恨不得开口拿中文骂他。

但是他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一样，双手握成拳，身体微微颤抖着。猛地一抬头，倒是把我吓了一跳。他深陷的眼窝搞得自己跟枯骨一样，这会儿他居然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说你怎么了？”

“风，我跟你讲，”我特别讨厌听见他叫我的名字，用力喷发出来的鼻音，直接把我的名字念成了前鼻音的第四声。“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但是我预感不太好。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它太真实了。后来我被吓醒了，到现在都觉得害怕。”

“哎呀，老姜，梦都是白天想多了造成的。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不要妨碍我做事，我都快要翻白眼了。

他又像没有听见似的继续胡言乱语：“我梦到苔丝……苔丝……她从……从老皇宫的阳台上飞下来，掉在……地上！都是……都是血！都是血！”

我被他阐述这个梦境的语气吓到了，着实吸了一口冷气。



“我梦到……梦到她就是这个点出门的，她平时都不会在这个点出门的……”

看来关注她行踪的不止我一个。我回过神来，现在真的没时间跟他在这里扯他的怪梦。我说：“你别乱想了，那只是梦。她出去也是巧合，你放心，哪来这么多怪事。”

他还想说些什么，我赶紧在他继续胡说之前把他推出了店门，迅速打烊，一溜烟地跑了。

走出去三条街连个人影子都没有看到。我在心里骂了一万个娘，都是姜卡罗那个傻×害的，几百年不讲话没事跑来跟我讲做的梦，也不知道是不是存心不让我做生意。害得我本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现在把人给跟丢了，不然搞不好我现在既能拍到现场奸情照，还能顺带发现红宝石戒指究竟是不是在她那里。

多说都是没用的，只能再找找了。

我又回到了市政广场上。今天晚上有些冷，现在也不是游客特别多的季节，广场上显得有些冷清。在这开放的空间，四面八方穿巷而过的穿堂风居然刮出了咆哮声。天冷的时候四点多就天黑了，现在已经完全是墨色，所有的雕塑都变得影影绰绰。正中间那座六百多年前的皇宫，每个窗口都在黑暗中散着幽幽的光。这才八点半不到，我就觉得脊背发凉了。

算了，我并不想在这刮着大风的广场蹲守几个小时，看她是不是如白天一样突然出现，而现在这里也没有一家还开着门的咖啡吧。在我正打算撤离的时候，身后突如其来响起“砰”的一声，在大风的呼啸声中显得特别诡异。

那是重物落地时地面反馈出来的响声。我忽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果然，几秒钟之后，一声划破天际的尖叫声彻底打破了这大风单一的长啸。

有人死了。从高处坠地。

周围的人在犹豫继续围上去还是逃离恐怖的现场，他们在好奇和胆怯中形成一道带着缺口的半圆屏障。

我那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想起了刚刚从姜卡罗那边听来的恐怖的梦。血从围观者屏障的空缺处蔓延开来。我一步步靠近，大脑一片空白。我看到那个人，身体朝下，脸侧着，眼睛上翻，露出大块眼白。虽然脸部因为重击变得十分扭曲，但还是能辨别出死者脸上惊恐的表情。

死的不是苔丝，是她的先生菲利普。



我不知道菲利普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因为一个小时之前他还打了通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要在米兰过夜，叫我看紧苔丝。

而现在他在佛罗伦萨，死了。

警察很快封锁了现场。死者被证实是菲利普·费雷拉，五十一岁，佛罗伦萨市文物局官员。死亡时间：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死亡地点：佛罗伦萨市政广场。死因：经过初步证实，应该是从四楼的阳台上摔下致死。现场没有挣扎过的迹象，初步判定为自杀。除了死者身份，其他倒是都挺符合吓哭了姜卡罗的噩梦。

我在警察到了之后默默离开了现场。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我不想把自己掺和进一桩命案。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菲利普那张脸，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他是自杀的。

那么——他杀？是谁杀了他？难道是……苔丝？

那天之后，苔丝再没出现过。

姜卡罗再没向任何人提起他的噩梦。他每天躲在铺子里，难得会出门张望一下，连人都不骂了。虽然死的不是苔丝，但他大概也还是心有余悸。我也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沟壑太深，自己逃不出去。而我只要有所直觉，往往都是准的。

果然，苔丝失踪的第三天，警察找上了门。

其实我知道警察早晚要上门的。他们按照顺序先给楼里所有的住户都做了笔录，然后找到了我。

“你是李如风吗？”开口问我话的警察长着一张很亚洲的脸，大概是个混血，眼珠子和头发黑得发亮。他把我的名字念得我都听不太懂。我机械地点了点头。

“认识四楼一室的住户吗？”

“认识。”

“关系好吗？”

……

“关系怎样？关系——Relationship？”

他们估计看我是中国人，怕我意大利语听不懂，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



“一般。”我说。

这是流程，可假如我现在说我是受托监视他老婆的私家侦探，不知道会不会被带回去审问。我决定什么都不说。我希望自己能甩掉这件事情。我决定把夏娃给我的五千欧定金还给她，这件事必须到此为止。对，就这么决定，不该讲的不要讲。

“认识他的妻子吗？”

“嗯，认识。不熟。没说过话。”这并不是撒谎，我连招呼都没有跟她打过。

“这两天有见过他的妻子吗？”

“没有。”

“他们夫妻关系怎样，你有所了解吗？”

“呃……他们年龄差距很大，除了这个其他我真的不知道，先生。”

做笔录的警察抬头看了我一眼，“好吧，先生。感谢您提供的信息。假如看到他妻子回来，请通知我。”他撕下纸的一角，上面写了个号码，后面写了个名字：卡尔梅洛。

然后他们去了对面姜卡罗的店里。我有点心慌，姜卡罗会不会这个时候掉链子，把我是私家侦探的事，以及那天他给我说过的奇怪的噩梦，全说给警察听呢？

果然，姜卡罗在做笔录的时候时不时往我这边看。我做好了再次被询问的心理准备，但警察从他店里出来之后径直走了。

下午两点多，夏娃来找我。我把钱原封不动地往桌上一扔，表示我不干了。

夏娃眯着眼，点了一根烟，没去碰钱。

“我再给你一万，你帮我把那枚戒指找出来。找到之后再给你两万。”她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支票拍到我面前，“你可以今天就去把这一万提了，我保证不是空头支票。”

“但是人已经失踪了，除非戒指不在她身上。”

“不，就在她身上，而且她肯定没出佛罗伦萨。我相信你能找到她。”她说得十分肯定，我看着她那笃定的表情，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

“三万五你要我找一枚红宝石戒指？你可以让山口再给你买一枚更好的了。”

“不是，这枚戒指很重要。我必须找回来。”

夏娃走后，我想了一下从第一次到现在她和我的对话。对不对……这件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异在里面，但到底是哪里不对我又说不出来。我只能确定，从一开始，夏娃根本就知道戒指在苔丝那儿。既然这样，她干吗要来找我？我不敢再往深里想，因为这看起来像个局，不知道是来套苔丝的，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

我并不想干，但是这个价码的诱惑是很明显的。我赶在银行关门前去存了支票。我反复告诉自己，一周，就一周。一周之后假如还是没有线索就撤，先回国避避风头。



菲利普的事还没完。

晚上我打烊的时候，那个警察又找过来了。就是那个留了号码给我的亚洲脸警察，卡尔梅洛。

我看到他时，他正站在巷口的黑暗处抽烟。他手里的烟已经接近烟蒂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这里站了多久，他可能观察我有好一会儿了。这种感觉并不好，其实我什么都没做，但他在暗中盯着你的感觉让你觉得是你犯了罪。

“您好，李如风。”

听到比早上发音清晰不少的自己的名字，我愣了一下，随即回过神来跟他打招呼：“您好，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说：“没什么，就是来通知您一声，早上您协助调查的案件有结果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菲利普那件案子。“结果怎样？”

“自杀，被下了定义为自杀。”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疑惑。我那天在现场也见过他，他应该是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菲利普那张惊恐的脸，并不像是自己跳下来该有的表情。我不明白，他在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来特地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的口供有所怀疑？

不等我继续自我猜测，他就证实了我的想法。

“听说您是私家侦探。”他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我猜得一点也没错，白天姜卡罗肯定对警察说了一些多管闲事的话。

“是的。”我说。

“这样，看来我有事要麻烦您了。”

我以为他接下来会说，要我重新去警察局录一份没有任何事实掩盖的口供，尽管案子已经结束了，但在结论没有递交上去之前，是可以推翻重新审理的。我心想，这个警察八成是在升职的当口上，不然按照意大利人懒得家门都不记的脾性，谁会去死抓着一个自杀案不放。

可是，他说了令我出乎意料的话。

“希望您帮我调查一个人，我会按照您的收费标准支付给您相应的费用。”他说。

这超出了我预想的范围，我脑袋里只有一个疑问：他想干什么？

“您需要我调查什么人？”

一个警察，在一桩疑点重重的自杀案结案之后，找一个白天做口供时有所隐藏的“不太老实”的中国人，帮忙调查另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是逻辑不通的问题，整件事情被连贯起来想时，让我感觉很怪异。



“您七楼住着一个叫阿夫杰的女人，您认识吗？”

我想说不认识。这栋楼的人我都认识，七楼就两家住户，是不是他搞错了楼栋呢？

这条街道很暗，路灯从去年坏到今年也一直没有人来修。在昏暗中，我感觉到他朝我靠近了点，空气里隐约还弥留着 he 刚刚抽过的烟草的味道。他乌黑的眼珠已经融进了夜幕的黑色之中，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在盯着我看。

“意大利语名字叫——夏娃。”

我突然觉得脑袋后面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

“夏娃？”

“对，是这个名字。夏娃。”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在我的经验里，当所有人和事都因为某种关联被聚集到一起时，往往就是接近真相的时候。但这一次不是，当我意识到线索的彼此牵扯时，自己已被卷到事情的中心地带，而所有的人和事都散发出一种怪异感，除了这些，毫无头绪。

卡尔梅洛并没有说出要我去调查夏娃的具体原因。他只说，明天下午会来我店里，找我谈一下调查的内容和方向。

如果没有菲利普的死，我可能会把调查的原因简单地想成，夏娃是这个警察的情人，或者是他跟夏娃有过一夜情，他需要对自己的性对象做好调查。但是现在我知道，原因不会如此简单。我很想乐观一点，作为一桩生意，我没有必要一定得知道雇主的理由，我只要完成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做一些私人调查，去查一下这个警察。

至少，我得知道，他和夏娃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或许真的一切都是凑巧，是我想太多。

菲利普命案之后的第四天，苔丝依旧失踪。早上我开店铺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店铺的门锁被撬开了，我以为店铺被人偷了。结果我一开门，里面的东西都好好的，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所有的物品都在原位上，除了——多了一样东西。作为这个古董店的老板，这里面甚至有几块抹布我都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我肯定，并不是我这里有的古董之一。

这是一幅画。说实话，我并非鉴赏行家，但是西欧的古董我还是懂一些的。这幅画有年头了，少说也有三四百年了。这甚至不是一幅油画，而是一幅蛋彩画。上面是一个少女的侧面像，欧洲中世纪贵族的衣装打扮。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张侧面，觉得画中女人有些眼熟。这画看样子起码是16世纪之前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大的古董行里都很少见，更别说我们这种小古董店了。怎么会出现在我这里？



我连店里的灯都不敢开，先把画收进了后面的储藏室。怎么办？报警吗？说我这里被人撬了门，没丢东西，还多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呵呵，实在是荒谬，但确实是事实。你要说不想自己收着那是骗人的，这种东西随便一转手，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天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块馅饼，八成不是什么好事情。最近怪事太多，我还是想办法把它处理掉比较好。

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处理，那个亚洲脸警察卡尔梅洛就来了。我一看时间，才上午十一点。他怎么这么早？不是说好下午来的吗？他见到我，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质的文件袋，有些分量。

“什么东西？”我问他。

“你一会儿慢慢看吧，看了就知道了。”他说，“你先看资料，有什么问题我们晚上再说，我结束工作之后会联系你的。不过今天可能早不到哪里去，早上出了大案子，我现在要去乌菲兹。”

“乌菲兹？是什么案子？”

“这个不太方便说……不过估计一会儿你走出店门就会知道了。我走了，晚上联系吧。”说完他就走了。

他走后，我打开了他给我的那个资料袋。最上面先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资料，目测是俄语。一堆翻过去都是俄语记录的资料，有一些手写的看起来像是口供的东西，占了一叠；还有一些机打资料，有点像警察局的签名文件，上面几乎都有一串龙飞凤舞的签名。看不懂。再往下翻，终于看到了几张意大利语的东西。准确来讲，是一些像是损毁了的残片被粘贴到一张白纸上所做成的复印件，手写体太凌乱，根本看不出写了些什么。翻到最后那张纸，我看到了几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大约二十岁，一头金发，年轻漂亮，不施粉黛，但是有些眼熟。

接下来的几张照片，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女人，躺在地上的血泊中，金色的发丝上染了鲜红的血。她双眼看着斜上方，一脸惊恐的样子，简直和菲利普死的时候一模一样。这是案发现场拍的照片，这个死去的女人，一看就是前面那张照片中的年轻女子。

和照片放在一起的那张唯一电脑字体的纸上写着：阿夫杰·耶夫娜判定为自杀。经过调查核实无他杀嫌疑。时间：1月23日，1990年。

阿夫杰……阿夫杰……

我把第一张照片拿在手里，仔细盯着照片上的女人看。

“七楼住着一个叫阿夫杰的女人，您认识吗？”

……

